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施公案 第五二四回 臨大敵埋伏齊開 得御杯英雄出色

卻說一撮毛見長蛇頭機關撥動不開，知是埋伏破去，一聲叱咤，拚力上前，那柄刀緊對君召與褚標砍來。褚標見他殺得性起，反轉身子一讓，眼見一撮毛一刀落空，立即上前一刀砍去，早已砍中肋下；君召接上又是一刀，結果了性命。張七與朱光祖正在那蜂窠刺、惡狗沫兩個房門裡面，何福坤與小閻王各提兵刃向前而來。張七本是個英雄老輩，那口單刀狀如游龍一般，前後盤旋，直對何福坤砍下。何福坤與小閻王各提兵刃向前，殺得四五個照面，已只能招架，不能還手。何福坤只得讓過一刀，來開惡狗沫的門戶，未及動手，早被張七一腿踢倒，舉起刀來，結果性命。劉飛虎與小閻王兩人正與郝素玉、王杰廝殺，聽得外面喊殺之聲不絕於耳。但見黃天霸、賀人傑一干眾人紛紛擁入，殺上樓來，聲稱破了埋伏，趕著撇了他兩人，前去逃命。王朗此時見埋伏無用，真是氣衝牛斗，大罵道：「雲鶴，雲鶴！汝這狗頭，俺待你不薄，為何一言不合，遽爾逃去？弄得俺拋山不得，逃避無門，這座齊星樓反害了咱的性命，豈不是汝自用機關將俺暗害麼？」說著，怒氣沖天，舉起鋼鞭，奔向正梁下面，便想一鞭將鐵箱打下。誰知一下未能打中，再行向上一看，那個箱子早已不知去向。到了此時，曉得大勢已去，連忙雙鞭一舞，躡到樓前，便想逃走。誰知背後早有一人，大聲喝道：「王朗，汝這狗頭！咱飛雲子在此。只因投順施公，前來破這山寨，汝若一心改過，由此自己束縛，同咱去見施公，或者可饒你性命；不然，要想逃出此樓，也是登天向日。」這番話說得王朗切齒咬牙，大聲喝道：「飛雲子，你原來是個有始無終的畜類，今日不是你死，就是我亡，欲我投降，也是夢想！」說著，雙鞭亂向飛雲子打來。飛雲子到了此時，便想結果他性命。忽然暗道：「此樓乃我所造，推原禍始，乃是曹勇這狗頭的主意，我若將他拿獲，日後為人議論，豈不說咱得新棄舊，見利忘義，殺害舊時朋友麼？現在御杯既到咱手，不若趁時回轉城內，獻與施公；讓他逃走，不幸被別人拿獲，便不在我名下了。」

原來飛雲子上樓之時，王朗未曾看見，便先將各處關鍵望裡撥開，所有死門一律閉起。大眾人在下面就撥動埋伏，不是翻身打下自己，便是猛然突下攪壞機關。王朗見火箭倒射回來，更手足無措，兩手上下不時亂動。正在倉皇之際，飛雲子便趁此縱上正梁，將鐵箱取下，把琥珀夜光杯端在手中，揣入懷內。

此時與他拚力廝殺，當時不肯傷命於他；王朗隨見飛雲子已經走出，趕將雙鞭一擺，去到了下面向外逃去。誰知巧遇見李七侯巡防到此，當即上前向他攔擋，喝道：「王朗留下命來，七爺守候已久。」王朗道：「讓我者生，擋我者死，從速閃開，饒汝狗命！」說罷，雙鞭在肩頭打下。李七侯架住，恨不能就此將他擒獲。彼此一來一往，戰了有數個回合，李七侯只戰個平手，彼此不能取勝。王朗只得舞動雙鞭，奪路而去。誰知道惡貫滿盈，罪有應得，報應來了。天霸見他正要逃走，大聲喝道：「汝該死的強盜，向哪裡逃走？俺黃天霸饒爾不得，趕快前來，束手待擒。」王朗到了此時，已將生死置之度外，向著天霸道：「追人不可追急，咱王朗大事不成，也是天不容我。」

大丈夫可殺不可辱，為汝殺死，豈可容汝拿獲？」

說罷，一雙銅鞭，猶如天翻地覆一般，不住的對他兩個打下。

天霸與李七侯各將兵刃緊了一緊，前後夾攻，將他裹在中間，左右抵敵，直戰二三個照面。王朗早兩膀酸疲，動彈不得，滿身汗如雨下。正在難解難分之際，只見殷賽花遠遠而來，高聲叫道：「李叔父、黃叔父暫住手，這強賊待姪媳拿獲。」當時如飛燕一般，躡身到了面前，兩劍砍下。王朗一人豈能力敵三將，忽然孫勇遠遠趕來，說道：「休得驚慌，俺孫勇前來助你。」原來張桂蘭與賽花二人在欄杆前敵孫勇，見火箭已破，惟恐樓上有失，隨即舍了桂蘭，來到樓上。不期褚標等人，早將埋伏破去，到得頂上層，見王朗已經逃走，一路問了嘍兵，知他向後園而去。因此飛趕前來，舉錘就打。賽花見孫勇又來助戰，雖然毫無恐怯，惟恐王朗趁此逃走，趕將鐵背花裝弩取下，嗖然一聲，對孫勇射去。喝道：「惡賊休得逞能，咱寶貝來也！」孫勇正然爭鬥，不期對面來了一物，不禁吃了一驚，趕將身子一讓，左肩頭早已中了一下，「哎喲」一聲，栽倒在地。

王朗見孫勇受傷，更是心慌，手頭一軟，雙鞭便舞動不得。

天霸一刀砍來，已是招架不住。李七侯搶上一步，抬起左腿一下掃來，早將王朗打倒在地。若在別人，就此一刀，便結果了性命，無奈他是個欽犯，隨後審明，奏知天子，要將他解京施刑。因此李七侯趕上前來，將他按住，腰下解開絲鸞帶，緊緊將王朗縛住，背上肩頭。天霸在前，賽花在後，轉身一路殺出，真個是逢刀必死，遇槍即亡。到了樓前，高聲叫道：「山上惡賊聽了，罪魁王朗，已為俺天霸擒獲，汝等眾人及早歸降，饒汝死命！若再恃強逞狂，頃刻放火燒山，焚個殆盡！」一聲叫喊，合山嘍兵以及大小頭目，見寨主已被擒獲，那片喊殺聲音，震動山谷，深恨少生兩隻腳，鴉飛雀亂，各處逃命去了。

且說飛雲子棄了王朗，將夜光杯揣入懷中，奪路下山，向城中而去。不一刻進了官衙。施公正在大堂聽候消息，見飛雲子匆匆而來，起身問道：「壯士此來，想必是那瑯琊山已破了。」

飛雲子答道：「托大人福，王朗已困在樓前，料想好漢英雄分廣眾，一時斷難逃去。只因琥珀夜光杯乃皇家御物，既已取來，豈能再失！因此先將這寶物送上，然後再去接應。」說著，在大堂上面將夜光杯從懷中取出，供奉在桌上。施公起身一看，自是喜出望外，忙道：「英雄立此大功，改日申奏朝廷，定加升賞。」飛雲子道：「雲某何敢妄望恩賞，但求大人將雲某之罪減等施刑，那就銘感不盡了！」說著，轉身向外，復又前去迎敵。未到頭門，只見普潤與李昆早抬來一個和尚，滿身鮮血淋漓，到了公堂，撲通一聲將禿囚擲下。飛雲子見是醉菩提和尚，隨向普潤問道：「一路而來，王朗可曾擒獲麼？」李昆道：「咱們為這禿禪，早已費盡無窮的氣力，幾乎為那塊方磚突下了去，到了進城時節，遂將繩索繃開，哪知道王朗事件呢？」

飛雲子只得又轉身前去。施公命普潤將蠻和尚推在一邊，等人犯到齊，然後勘問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